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一百十四五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脈

校對官庶吉士臣吳裕德

謄録監生臣孟　照

明文海卷一百十四

餘姚黃宗羲編

辯五

大禮問辯　潘希曾

或問禮官之説皇上以小宗後大宗特重大宗降其小宗亦既合禮經矣曷為議者未已也曰此宗子法也非所以定天子之大禮也曷為議者之説亦復引大小宗也曰兹所謂楚則失而齊亦未為得所以重紛紛也則其説何也曰宗法為公子卿大

夫設也大傳别子為祖繼别為宗朱子曰君適長子為世子繼先君正統自母弟以下皆不得宗其次適為别子不得禰其父又不可宗嗣君又不可無統屬故死後立為大宗之祖其適子繼之則為大宗君不與族人為宗也大傳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陳澔集說為君有絶宗之道為人後為繼大宗設也喪服傳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不可以絶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君無為人後之禮也魏明帝詔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然禮無王后無嗣之文明帝乃附會喪服傳後大宗之說耳且禮適子不得後大宗設使今上有弟亦必以適長入繼可見宗法不可行于君誠以君至尊也不得與臣庶同也理也亦勢也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絶見中庸章句而為人後者有大功焉小功焉見喪服傳故知後大宗非天子諸侯事也且古之後大宗者必

屬乎子道者也故可以為父子兄弟之子謂之猶子是屬乎子道也仲嬰齊以弟後兄非禮也而公羊高曰為人後者為之子附會之過也魯僖公以兄繼弟非世及之常也見禮運父子相傳曰世兄弟相傳曰及而胡安國曰臣子一例以僖嘗為臣謂臣猶子也則可謂為之子惡乎可左氏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之說公羊先禰後祖之說以父子喻君臣故胡氏謂臣子一例近世人主禰其所後則何如曰屬乎子道嘗受命為後儗諸宗法庶乎其可也若漢哀帝以猶子為成帝後宋英宗以猶子為仁宗後之類非此類也何可比而同宗法耶若商仲壬以弟嗣兄漢宣帝以曾孫光武以從祖今上以從弟皆不可曰後而為之子

然則稱號奈何曰天叙有典人不可汩也如父不可曰叔姪不可曰子之類其廟次奈何曰生為之臣死不躋于君也如僖公繼閔公僖雖兄臣也閔雖弟君也僖不當躋于閔上其昭穆奈何曰父昭子穆未之有改也或世次不相當不以親親害尊尊可也如兄弟或從父祖嗣位昭仍為昭穆仍為穆但當明其君臣之義臣不得位于君上信斯言也大禮其定諸曰然明乎宗法之原而不以其所同强齊其所不同則千載不明之案可判而今日紛紛之論不崇朝可决也如哀帝英宗之事可同宗法者也故當降其小宗而師丹司馬光程頤朱熹之説為是然司馬公引魏詔不得顧私親之語則將視所生為路人又不若程子推所生

至恩明尊崇正禮之說如宣帝光武之事不可同宗法者也故光武當祖高祖帝四親而張純朱浮之說為非宣帝得稱父為皇考而祀鎮以小宗合大宗之識為非然程子亦以宣帝稱所生皇考為失禮但宣帝於昭帝為姪孫叔祖不可為考所生又不稱考是竟無父矣此亦拘於為後為子之例或因一事一時而發未必其定論也且尊信程子莫如朱子而其作本義定家禮不能盡從程說亦惟其是而已仰惟我皇上之即位承武宗遺詔遵祖訓兄終弟及之文揆諸春秋之義克正其始矣其繼武宗之統以主宗廟之祀非若宗法必為之後而後得奉其祀者故以倫則武宗兄也孝宗伯考也以位則皆君也皇上以弟代兄以臣道事

先君其繼武宗也名正而言順矣假如興獻帝在以叔代姪亦以臣道事先君而繼其統武宗而有繼也則孝宗固未嘗絕也何得舍武宗而不繼何必考孝宗而後為繼耶或以宗廟無禰為疑然事有常變漢宣時亦無禰廟況孝宗廟在禰廟之班乎由此言之興獻帝聖考也興國太后聖母也名正而言順矣若夫尊崇之典則亦有可言者宋英宗既後仁宗程頤尚謂其父濮王當別殊稱別我皇上聖父母乎如曰子無爵父之義周不有追王之禮乎或疑此非尊無二上之義殊不知興獻帝本處臣道又謚號視列聖少殺又不敢稱宗何嫌於二上

設宗藩入繼欲併崇其祖卻難盖繼統與創業不同創業之君功德自已立故得追崇四世以報本繼統之君功德本乎創業之祖故止可及父母而不得及祖歷于創業之祖故也又疑如此父祖有間據先王制禮父服三年祖朞曾祖三月亦自有差等 若夫廟祀之典則又有可言者天子為百神之主尚當祭其國之無主後者見王制 顧不得祭其父乎別建寢廟不敢干宗廟之紀不亦可乎然則子之說無亦勦議者之說歟曰議之是者天理人心之同也議之非是者子不得而同也子盍亦上聞歟曰皇上至孝之心既已燭夫兩端之說矣大禮其次第舉矣子

竊重夫禮官之固執而惜其弗加察也又慮夫紛紛之論真成聚訟而或貽患也故為是答問者將以解學士大夫之惑而明我皇上至孝之心於天下也

怪辨　丘雲霄

丘子遊山與翁子夜宿武夷之高明樓中夜有怪作人語倚門不進曰同遊不樂乎何睡之蚤也丘子應之曰我戴晨而遊抱日而歌汝胡不吾和而同吾樂胡深暮而來也怪應曰不能丘子亦應之曰我亦不能怪嘆而

去丘子就睡翁子蒙頭屏息不敢語明日路問丘子曰物之常人之怪也人之常物之怪也翁子曰語胡而通丘子曰物常其常我亦常其常耳翁子曰能役乎丘子曰彼不能變怪而常所以物也我不能變常而怪所以人也翁子曰能害乎丘子曰彼之于我猶我之于彼也翁子曰能去乎丘子曰天地自然之理爾理可去邪翁子之疑釋

醫辨　丘雲霄

藍子者學于老氏澹然于物外而嗜于醫或告之曰是亦欲焉已耳夫情有所偏重志有所定趨而能謂無欲邪吾聞有道者心無所係而適適爾也藍子曰執術以求直天下之通志也役役焉耳吾將工于濟而不工于報也吾將得術而忘術也吾將一物我而忘之欲天下皆我忘也吾將以求仁也而子謂欲不亦異乎君子于是乎多其能術于時或有病氣者嗚而走痛治者曰痰熱中欝氣由邪道耳劑之寒而疾日益或又曰欝乘溫

則散抱寒則窒乃劑之温而疾日益藍子曰二者不知中和之道也温凉並施寒燠兼劑夫誰而憂治丘子曰有是哉子之昧也吾聞醫之道輔其弱抑其强而已矣何有于是藍子曰人之一身猶天地也天地之氣陰陽而已矣在人之氣寒燠而已矣陰陽相勝則天地疾寒燠相勝則一身疾善者調而和之是故天地之氣和則春無凄風秋無苦雨冬無愆陽夏無伏陰而萬物不疾人之氣和則六脉不亂五内不傷九竅不窒七情不欝

而百體不疾夫益弱而損強治之善政也益之益之弱
將強至損之損之強以弱德是豈利于和物之道哉是
故善將者無定算趨其利于勢則強弱皆精兵也善治
者無定法趨其利于從則善惡皆馴民也善醫者無定
方趨其利于性則寒溫皆和劑也故曰膠漆之子不能
授以弄丸之巧藜藿之家不可語以大烹之調無他所
執者固而所知者拘也丘子懼然曰達子之說可以使
功可以使過可以任賢而位能相之道在是矣作醫辯

小宗辯　羅虞臣

夫重本始聯族屬叙親踈別嫡庶莫大乎宗法傳曰繼禰為小宗夫繼禰之為小宗何也小宗別子之庶子也庶子不得禰父故以長子繼己為小宗也是故繼禰之嫡諸弟宗之至二世之嫡其父之諸弟曰叔叔之子曰同堂兄弟共宗之三世之嫡其再從之伯叔兄弟共宗之四世之嫡其三從之伯叔兄弟亦共宗之舉三從而同父同堂再從之伯叔兄弟可知也是謂小宗至于五

世四從兄弟視小宗之高祖為高祖兄弟無服也故各祖其祖為宗其得各自為宗可也謂其為與高祖異也宗之言尊也尊無二明無二嫡也宗以五世為限服盡也服者先王所用為宗子聯屬族人之具也服盡則親盡親盡則廟毀故曰高祖遷於上宗易以下此之謂也孔頴達曰族人一身事四宗并大宗為五考諸禮經原無四宗之說假令四宗為之宗法視子孫互有異同族人將誰適從此決其不能行也四宗之說起於班固固曰

宗其為高祖後者為高祖宗宗其為曾祖後者為曾祖宗宗其為祖後者為祖宗宗其為父後者為父宗此固臆說也夫大宗以始祖為宗小宗以高祖為宗宗至四世族人雖各有曾祖及祖禰之親然視之高祖彼皆支子支子不為宗得為宗者高祖所傳之嫡而已是宗安有四乎或曰禮經所稱曰繼禰曰繼高祖何謂也曰據其初言則為繼禰自其終言則為繼高禰之傳嫡下及玄孫玄孫推而上及於禰然後為小宗者備矣夫小宗以五

世為率五世之內雖父子祖孫相承然世之止一嫡耳序之昭穆別之以禮義而後族人尊之為宗故曰宗法有君道焉如固之説則宗有四嫡廟有二主喪有二孤土有二王甚非古者所以定名分防僭奪之義或又曰人之族數蕃庶有高祖同而曾祖不同者有祖同而禰不同者吾為嫡可以主吾高祖之祠不可以主高祖叔之祠可以主吾曾祖之祠不可以主曾祖叔之祠可以主祖之祠不可以主祖叔之祠可以主禰之祠不可以

主諸叔之祠謂其各有子孫也則宗安得不分而為四曰夫羣族之有宗子猶裘之有領也五世之族無二宗猶裘之無領也故嫡子可以宗父而支子之嫡不得為其宗嫡孫可以宗祖而支子之孫不得為其祖宗嫡之曾孫可以宗曾祖而支子之曾孫不得為其曾祖宗何也以義屈也服屬未斬則尊不可貳也五服之外支之嫡孫始得為宗者謂高祖已遷也故尊其曾祖為高祖可以自宗尊有所伸也五世未竭則高祖在上曾祖以

下皆子孫也子孫同享高祖之廟統于尊也祭同廟享同時羣族之兄弟同在也宗之嫡主高祖及其曾祖祖禰之獻而兄弟各佐獻其祖禰于同堂之上是故無奪嫡之嫌而一廟同享子孫曷嘗不各盡其孝思哉曰内則有云夫婦皆齊而宗敬終事而後敢私祭若子之説庶子無私祭乎曰此小宗事大宗之禮也小宗雖有嫡子然要諸大宗則庶也小宗雖奉四代之祭然要諸大宗則私也故祭先公而後私先大宗後小宗尊卑之義也

非庶子私之謂也大傳曰庶子不祭明其宗也斯先王所以重嫡庶之分而謹偪僭之防者也曰然則老泉宗法非歟曰洵以高曾祖禰之嫡分為四項是惑于四宗之說也其言曰繼高祖之嫡祈死而無子故其宗亡而虛存繼曾之嫡者曾祖之嫡宗善宗善之嫡昭圖繼祖者祖之嫡序序之嫡澹夫洵之曾祖祖皆庶也高祖之嫡祈死而無子則當以祈之弟福福之子宗㬇為宗以繼高祖不應自為其曾祖立宗既為曾祖立宗則洵祖

當宗宗善洵父當宗昭圖不應復舍曽祖之嫡而又自爲其祖立宗令人孰不欲尊祖而私禰然充洵之說是率天下亂嫡庶之分也何者大宗之嫡通夫百世之小宗小宗之嫡止夫五世故五世之羣兄弟宗之五世之内無二嫡猶大宗也故曰大宗率小宗小宗率羣族族人之所事者此二宗耳不然則先王之宗法也猶官多而令煩也欲求其致理也得乎

東海若之臭鯀辯 孫七政

東海若之臭瓠其穢其狹其幽冥其安故不遷為糞壤為蟯蚘為堅石柳州先生述之備矣一日東海若見柳子之文而驚曰噫嘻乎予何忘是臭瓠之皐不誅逾千年也乃議流之西弱水流沙之域沈溺墊没隨風流行達之八紘之表以禦魑魅無得汙于此中國戒行有期東海之波臣聞之則介雲將師而謁諸東海若曰以臣觀之東海莫公平安分善揚海若之譽如臭瓠之德者而若一何誅之暴也東海若復大驚曰怪哉臣胡瞀

亂若是有說則臭𤓰并生無說則波臣并死波臣仰而笑俛而嘻而言曰臣安敢無說哉夫臭𤓰之德亦極汚孅耳顧能自安其穢不敢以穢大海也自安其狹不敢以狹大海也自安其幽冥不敢以幽冥大海也及若欲抉石破𤓰盪羣穢於大荒之島而同之清流也則𤓰自安其分宲然而往終古不敢言變其德者彼豈不知冥腐之可畏清明之可浥而思一日自洗濯其惡哉誠内顧其德不敢以自同於清流耳且以是𤓰而浮遊大海

也大海不加汚焉益足以昭若之大揚若之芳馨乎故曰東海之中莫公平安分善揚海若之譽如臭瓠之德者若縱欲誅是獨不見東市之贅蛙乎夫東市之井有貫禽焉為貫於東海之澨拮据捋荼羽尾譙脩為巢六十年而始克家東海之百貨咸輳積以累鉅萬計而禽之贅為井底之蛙思欲盡攫井禽之室而無由也乃蟯蚘於井禽之腹糞壤於井禽之役堅石於井禽之蓄藏靡不甘也靡不忻也以蠱井禽之家於是果盡攫井禽

之室不遺錙銖寘而藏之井此亦足以汚衊其身矣猶未也而乃幻為淫哇之音安忍為之以亂井鼃之嗣使井鼃之鬼為若敖氏此亦足以汚衊於物矣猶未也而乃澎腹攘臂而怒號於井梁曰予鼃之德莫馨若世皆穢予鼃之德莫廣若世皆狹予鼃之德莫明且達若世皆幽冥且拘躑躅而噫氣恣睢而滿意適一鶵雛之禽過而憐之呀之曰來汝井鼃予將濯磨汝於東海之清流矣則復澎腹攘臂而嚇之曰東海之波孰清流予者

得予之清則鵷鸑之腐鼠皆鸞鳯之食矣汝疾去毋亂吾業鷄雛之禽為弗聞也者而去之曰彼井蛙之王長也而亦天之戮蛙也然則東海之臭鱉特形累耳未若東市贅蛙漸於肌浹於髓腊於腎腸沈錮於膏肓而不覺也向使井底之蛙與臭鱉絜芳比潔則臭鱉之不為許由之瓢者幾希矣奚啻軼魏王之大瓠且蛙之藏東海之波濤也則亦東海之治也今若也垢疾不藏蒐慝不殄錯天之紀亂天之刑是謂反常上帝將誅東海若

矍然改容而遽謝曰微子予幾干上帝之誅哉乃亟赦臭豯不誅誅東市之贅蛙而東海之風益清

郡志辯疑　符錫

巴丘縣即王峽驛古隸廬陵郡後省入新淦隸臨江舊志沿革辯疑二類皆載周瑜墓周將軍廟而湖廣志岳州亦有巴丘山兩地皆瑜身所歷一則曰留鎮巴丘一則曰道於巴丘病卒遂使後人不能無疑者今按瑜本傳建安三年瑜領居巢長還吳授建威中郎將策欲荆

州以瑜為中護軍領江夏太守從攻皖進潯陽破劉勳討江夏還定豫章廬陵留鎮巴丘又孫責傳責嘗擊揚州刺史劉繇繇走豫章及與策征豫章廬江太守劉勳江夏太守黄祖軍旋聞繇病死還定豫章上責領太守江表傳曰時丹陽僮芝自署廬陵太守策留責弟輔兵注南昌策請責曰兄今據豫章是扼僮芝之咽喉而守其門戸矣但當俟其形便令國儀仗兵而進使公瑾為執援一舉可定也後責聞芝病即如策計周瑜到巴丘輔

遂得進據廬陵是為建安四年冬明年夏策薨權統事瑜將兵赴喪遂留吳由是觀之則瑜鎮巴丘者方數月而裴松之註云孫策于時始得豫章廬陵尚未能定江夏瑜所鎮應在巴丘縣是也至建安十三年春權討黃祖瑜為前部大督始擒祖於沙羨而盡有其地其年九月曹公入荆州戰于赤壁曹公狼狽而還是為十三年冬曹仁留守南郡十四年瑜與吕蒙等累破之曹仁退權拜瑜偏將軍南郡太守以下雋漢昌等四縣為奉邑

屯據江陵十五年瑜自江陵詣京見權陳取蜀之計權然之還江陵為行裝而道於巴丘病卒則所卒巴丘當岳之巴陵而松之註亦云瑜欲取蜀還江陵應在今巴陵與前所鎮巴丘名同處異是也然史稱瑜卒權素服舉哀喪當還吳又迎之蕪湖蓋瑜本舒人今輿地志廬江宿松二縣皆有周瑜墓則瑜不葬巴丘亦明矣或曰周將軍墓當為周徹徹瑜之次子也封都侯以罪徙廬陵郡赤烏閒卒于貶所理或然也

嗣統辯 沈槩

禮行于天壤之間號為大閑者尊尊親親而已天子諸侯絶宗繼别大宗不遷尊尊也大人世及為禮得以傳之弟姪族人之子得後大宗親親也匪尊無忠匪親無孝二者廢一不可夫親親之倫昭穆焉耳父昭則子穆子穆則孫昭雖支姓日蕃分有疎戚以祖視之在昭為父則在穆者皆子也有相嗣續之道焉况大宗者尊之統也嗣不可絶絶則後以族子為之後則誠子也嗣大

宗者小宗降矣寧敢貳乎斯禮也大夫士且然君獨可畔乎哉所謂絶宗者言君尊者雖有合族之道族人則不敢以其戚戚君耳非謂君無宗而親可廢嗣可絶也孔子有言君於同姓皆有宗道焉又曰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皆謂名位雖殊宗道一也夫世及之禮非以其親耶非以其昭穆耶故君或無子則同宗諸子皆可立爲已子如不逮立則先君諸子皆可推爲先君子也爲之後者禰其君親親也或禰其先君而不敢復禰其

私親尊尊也尊尊親親而統嗣之義兩得矣至謂長子不得為人後者經也茍迫於權矣則重有所歸復欲兩重而兼尊之得乎使於位則曰吾倫序當承也於所後則曰吾有父焉吾承君之統耳非繼嗣也嗚呼非以其親統不虛承既承其統而避為之嗣是廢昭穆懿親而欲與舜禹異姓崛興者齊衡也尊祖敬宗之道若是悖乎故凡以旁支承統有所受焉者不問生禪遺迎不計疏戚高下於所後之君皆為之臣為之子孫也其所生

之親移宗改禰仍為臣屬但不臣於已耳私報雖隆不得而尊稱之焉是非薄於生制於義而不敢抗以禮抑其情安其心萬世不易之公也議者如謂其不然而曲為之辭其亦誣聖經而遺其君親者禮云尊無二上故國無二主家無二嫡焉昔曾考仲子之宫用致夫人春秋譏之嫡二嫡也身繼一皇而復尊一皇是二主矣其由來也有漸推其端妾母私尊之失啟之然歟何其防潰瀾倒日趨於尤而不可止也或曰生死不相及無相

厭也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斯謂至孝無所厭而逞焉則將無所不至矣此受禮者所為拳拳也

二隍神辯　徐渭

凡府之有城隍並一而吾紹獨二一居卧龍山之巔曰隋總管龎公玨守越有功德于民死而人祀之事詳舊碑信矣一居其麓者不知其為誰或曰禱祀者處山北則陟巔為便故巔有祠富爾則巔之祠似後麓或曰有司以朔望謁神謂非便故麓始有祠富爾則麓之祠又

似後巔此祠則二而神猶一也或者又曰高皇帝有天下舉百神而新封之合主以享諸隍主並仆而伏越獨否夜乃上夢曰臣玨守越近不如呂珍願陛下進珍而退臣事雖不行而民間譁傳其説故麓祠者民自祠呂也或又曰當胡公大海攻越神嘗現巨履以怖胡及聖祖擬新封神之主又植不仆將馳使斬首道士夢神言令負以匿初未信也再夢乃獨肩神履如飛至巔重不可步曰神樂是也遂止茨以覆焉麓祠虛補以貌遂相

推以呂以呂嘗守越乃吠尧如錄其功亦宜祀也審爾則祠二而神亦二矣考諸紀及問故老之有識者咸云高皇時未聞有聚主事即欲斬不仆者誰敢匿且高皇明聖寧有此及再夢說盡不經若曰巔祠便山北禱祀亦非民間所敢擅謂麓祠便有司謁者差近耳然審爾則祠雖二而神又止一矣向知是府漢中白公某者嫌兩神而汰其一得疫舉族葢是山之西則神又似真有二耶其祠麓者果呂公珍耶或者又曰世一神而百奉

者多矣二而汰其一亦似非宜然以予所考諸紀高皇更始定諸隍位無姓名直府爵比公曰顯佑公州比侯縣比伯其人詳祝文紹有兩巔以儷祠麓以呂祠可也

明文海卷一百十四

明文海卷一百十五

餘姚黄宗羲編

辯六

深衣辯　侯一元

嗟乎夫用禮豈不難哉先儒言深衣之用無所不可于是士大夫多以之正終余年及矣則喟然而欲營之顧其製白布而青緣者也乃郡之人則皆藍而青緣焉蓋諱白也而台州南渠王中丞者名公也又獨青而藍緣焉人初疑之余則獨敬之以爲

是求心而不泥古者也顧未及深考焉耳愚因而遡觀儀禮士冠則主人玄冠朝服不言色者與冠同也凡衣必同冠韠必同裳故冠禮始加緇布緇黒之弋入者也則玄端而玄裳是太古之齊冠也士庶所同也士既冠則敝之而不復用也再加皮弁則素積以存古也三王之所共也三加爵弁爵色赤而微黒者也則絲衣而纁裳所以從祭也其見君則玄冠玄端而爵韠故曰彌尊豈復庶人之所可同哉内則曰子事父母緇冠緇衣而玄裳誠以采而不以素也寧有用白哉禮曰無君者不貳采不

貳采者衣冠同色謂大夫去國有可弔之道必素衣素裳踰三月而後玄端玄裳也故曰冕衣裳者又曰衣白者山人蓋古之衣裳必上下異制而深衣中衣長衣則續衽同制皆取其簡焉耳續衽則衣長衣長故謂之深衣也夫玉藻所謂夕深衣者吾固不知其何色也然其中於朝服祭服也則謂之中衣中衣即襯衣耳不着于中而着于外則謂之長衣長衣素緣乃所以下葬也又豈得為禮服而吉服也哉故知深衣者簡便之服也記者亦自言之矣而規矩準繩權衡之說特漢儒之文之焉爾獨

不觀之復者乎君以衮大夫以玄赬而又曰不以襲也欲更新也又不觀之襲者乎君衣百稱大夫五十稱而又曰不盡用也欲隨宜也然而必曰畢主人之祭服焉今夫深衣者其可以祭乎哉不可以祭其可以正終乎哉雖曰人之終事人之所弗得見也而固自見者也自見曰明如以簡便自安是季孫之賜不足易而曽元之愛有足多也嗚呼古今之變非一矣今欲易據案而席地易三醴而玄酒則惑矣古之蠶少績多故玄黄皆績也特以

精為貴耳故衣則十五升冕則三十升也後世蠶既盛
矣又加卉服以佐麻葛故紵為儉而麻為艱且玉藻曰
帛不裹布王制曰五十衣帛今尋常之人有不衣帛者
乎而可以裹布哉嘗聞衲子以傳衣為得法不知其有
貴于衣者也可以儒者而同之哉深衣之傳恐亦先人
之誤也愚以為有位者當服命服無位者可服深衣生
乎由是没乎由是而勿為習俗之所移則善矣其有不
便于銜縮者自宜通之以唐之中若古之紳焉可矣惜

吾不及南渠公之存而是正之也庸書以俟後之人

易簀辯　侯一元

易簀之事自朱子疑之以為非曾子耶則一息尚存非正不處惟曾子能爾以為曾子耶則隨事精察獨何以受不正待童子而後更哉余嘗沉思而得其說焉蓋人道之始終也猶陰陽也之生為陽之死為陰陽主仁陰主義仁則寛舒義則剸割一物而二用者也大夫有賜士則受之服以拜賜固其宜耳是仁之方也士而没于

大夫之簀則不為士是故易之是義之制也吾何以知之吾以禮知之禮屬纊則男子不絶于婦人之手婦人不絶于男子之手夫人之平居焉有夫婦而不同者哉而其嚴乃若此故之死而致生之不可也之生而致死之不可也吾又以是而悟申商之法其所以異於先王者刻覈而無恩執一而不通耳葢非法之罪也用法者之罪也故謝而不食則曾子微之毋而不毋則孟子非之歌而不哭則蘇氏姍之折枝而諫則老臣迂之是皆

有餘于義而不足于仁知簣之所以易而不知其先之所以受者也嗚呼非通方之君子其孰能與于斯哉

陳圖南蛻骨成仙辯　王尚絅

仙非可學而至也愚于陳摶乎驗之夫長生不死世之所謂仙也自有生以來安有所謂不死人哉蓋命之脩短各懸于氣之禀受而不係于人之修為孔子何人壽止七十有三則聖人固若是耶粤維上古禀氣厥生各千餘歲至堯舜時猶踰百歲繼此雖人物禀受差殊而

天地之氣亦薄矣脩長者猶間或一值焉如籛何學顧七百餘歲乃若陳摶卒年一百八十有竒今考漁鈎媪乳之傳雖若難信要其生固自于人異者頭顱骸骨今亟置硤中死有足徵世猶以蛻骨成仙云者術士之妄惑之也辟諸星麗于天光彩爍爛猶人之生也隕而為石摶之骨是已蟬蛻羽化尸解飛昇仙家幻妄卒歸于此焉爾矣乃使世人絶欲導氣貪生妄想卒之猶速其死者首駢踵聚禍不甚耶是故世儒立論執以為無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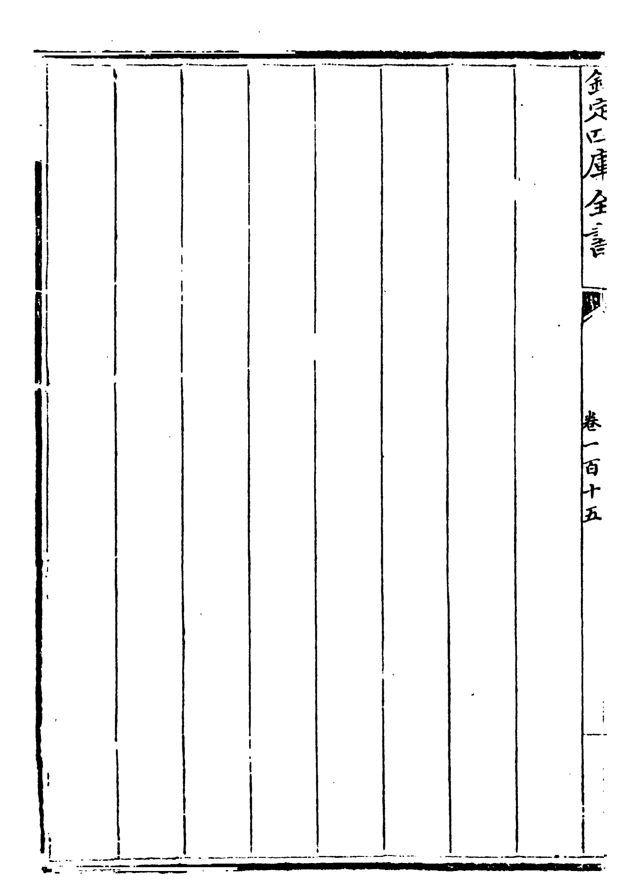
不知間值之說者也過以為有者不知禀受之說者也學之而至者亦其禀受之有者也否則學似顔子難矣是故程子以為天下至難事其知言哉嗚呼仙本非學也必欲學焉終以無成老且死而不悟聖人所可學也天下其幾矣棄聖人之道而學仙無惑乎退之皆以為自棄其身爾夫茍以為聖人果不可學而至也則學仙之妄可熄術士種種之說尚足以禍天下哉

荆蠻辯 顧彦夫

史記記泰伯逃之荊蠻考其所都實今之蘇常而謂之勾吳者及讀禹貢則曰淮海惟揚州三江既入震澤底定震澤乃古揚州之域即今之湖與蘇常者也其謂荊蠻者何蓋古者中國亦有蠻居如徐戎淮夷之類是已徐戎者非徐即戎也戎而處於徐者也淮夷者非淮即夷也夷而處于淮者也則知荊蠻者亦蠻之處於荊者也或蠻嘗徙于揚泰伯逃其所徙之地者也或始逃于荊後至于揚封于吳者也吳即揚之一隅宣王命方叔

伐楚詩曰蠢爾蠻荆王子朝奔楚使告諸侯亦曰竄在荆蠻則知荆蠻非揚州之土産也信矣荆與揚固皆中國也而皆不能以無貶歷世既久斷髪文身之俗或變之或除之或遁而去之未可知也或曰春秋貶吴楚何歟曰春秋之貶吴楚以其僭王也貶其道貶其人非貶其地也其地固皆聖賢之封國禮樂衣冠所從出者胡可貶也予每見江南詩禮家家譜必曰吾始祖從高宗渡而南者也又或曰吾始祖官於斯遂家焉者也間見

宋初遺譜亦皆委曲遷就曰吾始祖非江南人也求其故而不得得非惑于史遷之説亦以荆蠻之種自諱故更相蹈襲而謬妄至此耶不然江南亦大矣何獨無一人吳產也舜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固皆不足爲舜文累也蠻與否奚足爲江南之輕重哉然予吳產也產於吳而不知吳之自不可也作荆蠻辯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一百十六至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庶吉士臣吴裕德

謄録監生臣孟照

謄録監生臣徐瑶

明文海卷一百十六

餘姚黄宗羲編

辯七

茶乳辯 方弘静

張子韶供十六大天茶變為乳書偈自奇此子韶痴于佞佛耳茶供清矣佛何取于乳王肅茗飲酪奴之談蓋以媚世鄙矣佛見亦爾耶佛若喜乳當以乳供楊枝水不勝洒矣麻姑擲米為硃砂王方平猶云年少狡獪即使此乳果茶所變亦惡足奇偈

云子若或生狐疑想問此乳從何處來乳從何處來豈佛天來耶佛天清淨何從有乳耶子韶名儒乃為僧輩戲弄如嬰兒一黠一痴可慨哉頃覽曇陽傳壁上水安知非蜜而遽云甘露王元美亦易其言矣余意子韶之乳其元美之露也金陵廖憲副父為廣信二守兩世事修煉一日丹鑪烟中作洞賓現舉家祈拜神仙降丹必成矣余聞之嘆曰呂仙徒能尺許狀火焰中良苦亦能文八金身乎無何憲副告行聽補余微叩之似有得意然察其色不澤余心念之刀圭入口何繫一官為未幾道人盜

其金逃而憲副疾作矣子韶所謂供佛佛現徒以茶乳謟耳豈若洞賔現相儼然臨之耶已為狐惑乃欲掃人狐疑良可憫也

辯惑 孟思

陰陽家以左為上曰青龍也右為下曰白虎也小民惑焉龍川子曰此術家之淺事訛亂之甚者愚人不之知耳曰青龍者東方蒼龍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也曰白虎者西方白虎七宿奎婁胃昴畢觜參也乃懸象於天無與乎地地非其所司也地道尚右於卦乾始乎西北於地山陵西北為上地不湍東南西北

高東南下也於兵右後山陵前左水澤於人右手足剛力於禮太廟太祖西坐正東向之位於賔賔自西階主自阼階於官不稱職為左遷於士古人稱人之賢才者無能出其右然則右者宜高宜大宜弘敞而阜厚之勢也今京師帝王之宅也亦云右擁太行後枕居庸不云左有高處為形勝也朱子曰中原山脉自西北來故西北者天下之脊三代漢唐皆以西北制天下我朝建都亦必不東南而定鼎北京者西北之勢不可不據之也豈非居高足

以制天下哉

天妃辯　朱淛

宋元間吾莆海上黄螺港林氏之女及笄蹈海而卒俚語好怪傳以為神天妃封號則不知起于何時按誠意伯劉伯温先生所撰台州路重修天妃廟碑有云天妃之名不見經傳國朝都燕轉江南之粟由東萊黑水過之梁山泰皇帝射蛟之處風飃浪楫莫不委命天妃薄海州郡凡立祠宇朝廷嵗遣使致祭惟謹天妃之號意者起於斯時歟

夫上天至尊以海濵村氓弱息作配于天其無禮不經謬悠舛逆與鄰人為河伯娶婦之事尤為怪誕也大抵故元尚鬼摭拾神異宣封護國侯王者在處有之而天妃以女身獨存又云顯跡海上故海神人尤尊事之夫人情窮蹙則籲天呼地以祈幸免今夫楫扁舟破巨波颶風簸揚天地顛倒何恃而能無恐俗傳天妃之神能偃風息雨出死入生是以凡以海為業者尤所敬信而有急則皈依焉然風濤漂没葬于魚腹者何限也幸而不死則歸功天妃指天畫

日以為得天助也互相誑誘轉相陷溺至于居常疾疫行旅出門必以紙幣牲物求媚而行禱焉甚矣俗之好怪也莆禧海上有天妃宫凡番舶往來寇盜出没其瞻拜致禮修齋設醮歲以為常夫神聰明正直而一焉者也謂之天妃惟曰其助上帝顧乃混處人寰闇黷穢濁譸張禍福以應擔夫爨婦饞人妒婢囁嚅唼喋之求甘為盜賊向導以虔劉剝害無罪之人所謂聰明正直而一焉者也其福善禍淫之理果安在哉吾鄉國清塘上舊有天妃廟合境承

事勤於祖禰其土偶設像男女混雜其衣服往往為人褫去撑拄支體守者數以寓盜發覺前郡太守雲泉吳公毀其薪木以新弼教公館夫不能自庇其身乃能造福于人一畝之宮不能以陰靈呵護俾勿壞乃能凌越鯨波萬里之外以救胥溺之危不亦難乎或曰歲壬辰給事中陳侃行人高澄奉命使琉球著使事紀畧記其中流遇風檣折柁毀得天妃救助而免煜煜紅光其驗甚著為修長樂縣廟宇且云將聞於朝此近事也顧不足信歟則應之曰天子百

神之主五岳四瀆皆封内之神載在祀典今輒侍從貴近之臣賜以一品章服齎璽書册拜外藩君長其事甚鉅而陽侯海若固宜受職焉顯赫光降扶顛持危以終明天子撫綏海外蠻方之意此理之所宜有亦何假于天妃哉又安知其非出于舵人舟子倉卒震怖目眩心悸得於恍惚疑似之閒指無爲有如此謂溺鬼神者獨覺形聲耶弘治初吾莆乾亨黄大行奉命出使外國大風覆舟當時天妃之神何在坐視鄉人之溺而不之救

耶易曰濟險利涉大川其濟與否則有幸有不幸焉今幸而濟則歸功於天妃為之立廟又為張大其事以聞諸朝事出紿舍誰復參駁以明其不然則天下之惑滋甚昔唐時狄仁傑觀察湖南毁淫祠千八百所所存惟夏禹泰伯季札伍員四祠使天妃廟宇之在其時應存與否抑不知梁公生於今日仕於本朝將命渡海得免風濤歸報天子必爾為否也吾郡於古為荒服去中州最遠而九鯉何氏兄弟昇仙范侯托夢之事與天妃之神

皆起於山陬海澨齊諧粃説而傳聞於四遠四方之人無從而覈其實皆以為真有之也而莆之宦遊四方者又從以是而夸詡之以實其事則其惑世誣民比之佛老二氏其禍為尤烈也故為之辯嗚呼此豈可與俗人言也哉

納甲配卦辯 馬森

夫乾南坤北離東坎西乃先天八卦方位對待之體也離南坎北震東兊西乃後天八卦方位流行之用今大

明歷二十四位向坐既以乾巽艮坤分居四隅而子午卯酉四正則離坎震兌居之其震在卯位甲乙分隷之離在午位丙丁分隷之兌在酉位庚辛分隷之坎在子位壬癸分隷之合十二支四隅之卦而二十四者此萬古不易之定位也即斗柄初昏所指十二辰月令之位明徵無疑矣配以後天八卦方位為定猶之可也而八干與寅申巳亥辰戌丑未之方又何所取於配卦耶至復以納甲之説强合先天卦配是何義也考納甲法祖

於先天以月消長盈虧出沒之方取象震兑乾巽艮坤卦爻奇偶乾納甲壬坤納乙癸震納庚兑納丁巽納辛艮納丙而坎月離日朝夕出沒之方且謂二卦得乾坤中爻中者土位而納戊已戊陽土也納於坎已陰土也納於離雖出邵説以明盈虚消長之理亦似有牽合夫先天乾南也南本午位乾陽生於子中而極於午由月朔以至望亦一月陽之極也故月光圓明見於東方之甲日與月合朔在壬故乾納甲壬甲者陽之首而壬陽

干之終也坤北也北居子位坤陰生于午中而極於子由月望以至晦亦一月陰之盡也故月光虧暗見於東方之乙其明虧盡無光則在於癸也故坤納乙癸乙者陰干之首而癸陰干之終也以乾坤為衆卦之父母坎離為日月之門戸故其說如此以論盈虧探氣候若修養别術可矣參之後天配干定方位不亦戾哉且曰乾坤老亢而不用益自矛盾矣又嘗因而考渾天甲子之說曰乾為天為君為父有覆育之功剛健正直遂乘金

德而生呼九者九是極陽之數甲者陽干之首壬者陽干之末子氣始昇之神而衝于午故得納甲子以壬午繼之坤爲地爲毋有發生與載萬物之功柔順利貞遂乘土德而生呼六者六是陰中之數乙者陰干之首癸者陰干之末未者陰氣已昇之神衝于丑故得納乙未以癸丑繼之乾稱君父既乘金而生遂以六庚配與長子震六辛配與長女巽子午屬庚所以震納得庚子以庚午繼之丑未屬辛所以巽納得辛丑以辛未繼之陽

倡陰和夫倡婦隨故以事付于坤坤稱老母既乘土德而生遂將六戊配與中男坎六己配與中女離寅申屬戊所以坎納得戊寅以戊申繼之夘酉屬己所以離納得己夘以己酉繼之坤為母之道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殁從子故以事付與子坤乘土德是陰土以木為夫夫生者為子故以火為子遂以六丙配與少男艮六丁配與少女兑辰戌屬丙所以艮納得丙辰以丙戌繼之巳亥屬丁所以兑納得丁巳以丁亥繼之其説又與以

月論者不同益支離不經矣惡足憑信哉若十二支月分復為子月臨為丑月泰為寅月大壯夘月夬為辰月乾為巳月姤為午月遯為未月否為申月觀為酉月剝為戌月坤為亥月則載在陽傳以明陰陽消長歲運氣候之流行者亦不可畫地定坐向而不易方也時師陋術而併以六十四卦之圓圖列之羅經二十四位之外不知何據是誣民也

分金用卦辯 馬森

地理有分金者考其說主於定羅經之南針而言也其曰戊己得天地之中天五地十之數故中處以為金母金伏於天干之戊土制於地支之午火藏于地支之子水故謂分金宜以戊子戊午居子午之中也古者土圭之器其體以木其用以金或亦緣此但考周禮土圭亦無詳其說竊意今倣而羅經以針定子午是其遺法也原夫針之必向子午者葢以金化成于水火寄跡于土中是以針中於子午而為正也子午之中正既定則天

氣由此而推地氣由此而正矣有二十四氣為一歲之運循環無端有二十四向為一定之位分布不易其實不外乎陰陽五行而已故天以一生水坎者水之位也故居正北癸得地六之陰水之柔也故癸次於坎水不止則流蕩必以土止之乃能生物丑者土之柔也故丑次癸艮為山土之剛也故艮次於丑而居東北所以代震之施化也水土合而氣化將以生木寅為稚木故次於艮甲得天三之陽木之剛也故甲次於寅震者木之

位也故乘夘而居正東乙得地八之隂木之柔也故乙次於夘木非土無以盛辰者土之氣也故辰次於乙木者陽之稚也木非旺不能生火故巽爲旺木而次於辰木旺極必資生所以生火也故次於巽丙得天七之陽火之剛也故丙次於巳離者火之位也故乘午而居正南丁得地二之隂火之柔也故丁次於午火旺必有止將以生土也未土之稚也故次於丁坤者土之正氣也故坤次於未土旺必生金申者金之初氣也故申次坤

庚得天九之陽金之剛也故庚次於申兑者金之位也故乘酉而居正西辛得地四之陰金之柔也故辛次於酉金非土無以成戌者土之氣也故戌次於辛金不盛不能化故乾為旺金而次於戌金旺極而化成所以生水也亥者水之稚氣也故亥次於乾壬得天一之陽水之剛也故壬次於亥其二十四位實定於此其卦位則後天之八卦四時之運乾坤之用也在天主氣運之流行在地主方向之定位而以八卦相錯分布於十二辰

以足四隅而司四正甲丙庚壬乙辛丁癸八干分隷于四方子寅辰午申戌丑卯巳未酉亥十二支辰位次之間戊己二干則以屬中央之土不列方位而寄於辰戌丑未艮坤之方即此可以明五行生尅制化而旺相胎没死休囚廢皆自此而推測之凡山龍砂水動静興衰即由事裁取以辨真假審吉凶用之而不窮矣又何必强取於卦氣雜之以不可通之説耶今考分金論本自叢辰篇黄石公傳中有聖人因八卦以推天時用地支

以配天干制為土圭别為地宜以立人極稱為陳摶註釋之文有曰歸藏大卦所用除却坎離震兊不用每值戊己之位為本月之卦以次行之則甲子得頤丙子得中孚戊子得復庚子得屯壬子得謙此子癸宫之分金卦也乙丑得睽丁丑得升己丑得臨辛丑得小過癸丑得蒙此丑艮宫之分金卦也甲寅得益丙寅得漸戊寅得泰庚寅得需壬寅得隨此甲宫之分金卦也乙卯得晉丁卯得解己卯得大壯辛卯得豫癸卯得訟此卯乙

宫之分金卦甲辰得蠱丙辰得革戊辰得夬庚辰得旅此辰巽宫之分金卦也乙巳得比丁巳得小畜己巳得乾辛巳得大有癸巳得家人此巳丙宫之分金卦也甲午得井丙午得咸戊午得姤庚午得鼎壬午得豐此午丁宫之分金卦也乙未得奐丁未得履己未得遯辛未得恒癸未得節此未坤宫之分金卦也甲申得同人丙申得損戊申得否庚申得巽壬申得萃此申庚宫之分金卦也乙酉得大畜丁酉得賁己酉得觀辛酉得歸妹

癸酉得无妄此酉辛宫之分金卦也甲戌得明夷丙戌得困戊戌得艮壬戌得既濟此戌乾宫之分金卦也乙亥得噬嗑丁亥得大過己亥得坤辛亥得未濟癸亥得蹇此亥壬宫之分金卦也故今之羅經皆祖此而列于十二宫之下又以先天六十四卦之圓圖除乾坤坎離四卦不用分子癸宫以甲子比丙子剝戊子復庚子頤壬子屯丑艮宫以乙丑益丁丑震己丑噬嗑辛丑隨癸丑巽寅甲宫以甲寅明夷丙寅賁戊寅既濟庚寅家人壬

寅豐卯乙宮以乙卯革丁卯同人己卯臨辛卯損癸卯
節辰巽宮以甲辰中孚丙辰歸妹戊辰睽庚辰兑壬辰
履巳丙宮以乙巳泰丁巳大畜己巳需辛巳小畜癸巳
大壯午丁宮以甲午大有丙午夬戊午姤庚午大過壬
午鼎未坤宮以乙未恒丁未巽己未井辛未蠱癸未升
申庚宮以甲申訟丙申困戊申未濟庚申解壬申渙酉
申宮以乙酉蒙丁酉師己酉遯辛酉咸癸酉旅戌乾宮
以甲戌小過丙戌漸戊戌蹇庚戌艮壬戌謙亥壬宮以

乙亥否丁亥萃己亥晉辛亥豫癸亥觀為先天叙列于各宫下之前而歸藏所定分金之卦為後天仍照各宫列叙其後合之為百二十分金一宫重列五干支甲子卦亦互異大為謬戾夫先天圓圖六十四卦出於邵子所傳玉齋胡氏嘗因邵子冬至子之半推之以分配節候復為冬至子之半頤屯益為小寒丑之初震噬嗑隨為大寒丑之半无妄明夷為立春寅之初賁既濟家人為雨水寅之半豐離革為驚蟄夘之初同人臨為春分

夘之半損節中孚為清明辰之初歸妹睽兊為穀雨辰之半履泰為立夏巳之初大畜需小畜為小滿巳之半大壯大有夬為芒種午之初至乾交夏至午之半焉此三十二卦皆進而得乎震離兊乾巳生之卦也姤為夏至午之半大過鼎恒為小暑未之初巽井蠱為大暑未之半升訟為立秋申之初困未濟解為處暑申之半渙坎蒙為白露酉之初師遯為秋分酉之半咸旅小過為寒露戌之初漸蹇艮為霜降戌之半謙否為立冬亥之初

萃晉豫為小雪亥之半觀比剝為大雪子之初至坤交冬至子之半焉此三十二卦皆進而得乎巽坎艮坤未生之卦二分二至四立總八節每節各兩卦其十六氣每皆三卦合之為六十四卦即易傳所謂八卦相錯而窮天地之理盡天地之用也八卦之象不易者四乾坤坎離也反易者二震反為艮巽反為兌也因而重之不易者八反易者二十八邵子所謂三十六宮者是也並未見以分野方向配列卦位而有除郄乾坤坎離地卦

所不用之説况方圖應地即用卦又何舍之而取圓圖耶若如前出陳圖南所述分金之卦謂本歸藏既已無稽分金之取後人杜撰古來所無也及考焦延壽易林占法用六十卦直日用事一爻主一日六十卦為三百六十日餘震兑坎離為方伯監司之官四時專主之氣二至二分用事之日不列于十二月之卦其圖分子為十一月内開大雪前六日未濟中六日蹇後三日頤冬至值日坎前二日日頤中六日中孚後六日復小寒前六

日屯中六日謙後三日睽大寒前三日睽中六日升後
六日臨立春前六日小過中六日蒙後三日益雨水前
三日益中六日漸後六日泰驚蟄前六日需中六日隨
後三日晋春分前三日晋直本日震中六日解後六日
大壯清明前六日豫中六日訟後三日蠱穀雨前三日
蠱中六日革後六日夬立夏前六日旅中六日師後三
日比小滿前三日比中六日小畜後六日乾芒種前六
日大有中六日家人後三日井夏至前二日井直本日

離中六日咸後六日姤小暑前六日鼎中六日豐後三日渙大暑前三日渙中六日履後六日遯立秋前六日恒中六日節後三日同人處暑前三日同人中六日損後六日否白露前六日巽中六日萃後三日大畜秋分前二日大畜直本日兌中六日賁後六日觀寒露前六日歸妹中六日无妄後三日明夷霜降前三日明夷中六日困後六日剝立冬前六日艮中六日既濟後三日噬嗑小雪前三日噬嗑中六日大過後六日坤此焦氏

之分別卦氣配以節候蓋別自一術豈好事者竊其說而假托于陳摶耶但其卦位與邵子之布列者不類然皆自復起以至于乾爲陽自姤起以至於坤爲陰邵子曰乾遇巽時爲月窟即姤卦也地逢雷處見天根即復卦也此邵子深明易道見消息盈虛之理一日有一日之運大而天地之終始小而人物之死生遠而古今之世變近而日用之吉凶莫不本於此如道家修養法參同契之類日家太乙統宗六壬等論下至凡占筮諸家

皆竊此以成其説故卜葬者每以配卦求地理而不知其取裁之謬也焦延壽本精於易占所著易林别自一家而京房得其術用之除四正坎離震兑以司四時以六十卦分公卿辟侯大夫以月卦為辟君之象統一月之候公卿大夫佐之所司之卦各六日每卦六爻每爻主一日更直用事以風雨寒温為候以占災變甚有效驗雖未詳其機要亦術數之精者但不若邵子則理數耳若即陰陽之理以察其地氣之動静當自得於卦氣

之外今乃以邵子圓圖六十卦分布於十二宮之位曰後天分金卦其在先天法卦主相對以一陰爻對一陽爻者為合對待之𤣥如每卦上卦遇艮震兊巽而成卦者為陰陽冲和取其反對之吉也若配丙辛丁庚又是旺相尤𤣥每卦上卦遇乾坤坎離而成卦者為陰陽不交又配甲壬乙癸戊己為孤虛龜甲則不用也其在後天法如甲子分金主頤為卿卦官星人丁爻伏又犯孤氣不吉丙子分金卦中孚為公卦官星田宅俱納音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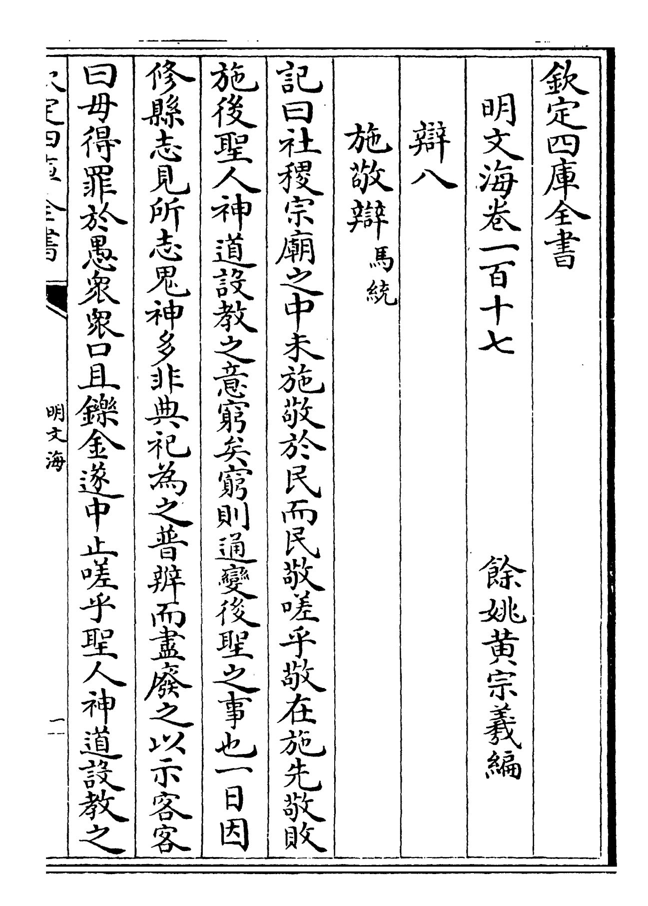
宮水遇宮逢旺氣為吉之類已為不根之說且如子癸一宮既列比卦於甲子剥為丙子復為戊子頤為庚子屯為壬子矣又重甲子居頤丙子居中孚庚子居屯壬子居謙而惟戊子之復則同夫子貴分方在北雖曰一宮坐向非止一針之隔甲丙戊庚壬之分列五干配卦又皆錯雜甲子配比頤卦焉同庚甲頻殊一頤誰宜丙庚與壬剥屯謙殊以此列餘義將何取况五干五支皆重列一宮不尤大背耶即分金配卦庚丙與甲壬有旺

相孤虛之異其遇卦氣又參差各別而能比而同之乎其為時師邪說之誣惑也何疑焉夫葬埋之法主在本山惟看其來龍山脈之生氣博換起伏過峽曲節到頭毬簷上下分合股翼明暗坐向案應砂水交會就彼定其陰陽五行生旺囚衰以為吉凶而已其卦氣之流行自與坎離震兌正位于子午夘酉艮坤巽乾分位于四隅八干夾輔四正八支丑寅辰巳未申戌亥布列四周共為二十四向之定位不得而相涉也何也山地有定

位卦氣則流行而無定執以之按節候擇日時卜氣運則或一道以之定坐向立方位則不通至有以三十分金盡屬陰者俱隸陰卦乘氣立向布氣折水審音定命五行相生比和為吉尅入則凶益謬甚矣大抵偽書邪說惑人不知由前所說分金卦謂陳摶所註叢辰經傳然實出焦氏之論也邵子先天圓圖朱子謂其得於李挺之挺之得於穆伯長伯長得之希夷先生則陳摶焉肯舍己之學而反演焦義耶其為偽書必矣是廖瑀之

陽氣陰符分金説賴文進之通神篇竅化章一例也

明文海卷一百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一百十七

餘姚黃宗羲編

辯八

施敬辯 馬統

記曰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嗟乎敬在施先敬敗施後聖人神道設教之意窮矣窮則通變後聖之事也一日因修縣志見所志鬼神多非典祀為之普辨而盡廢之以示客客曰毋得罪於愚衆衆口且鑠金遂中止嗟乎聖人神道設教之

意窮矣凡今之所謂淫祀者何始乎在三代以上已有之盖妖人邪士假鬼道以愚弄鄉曲而利之者也鬼道者又神道之變而旁出之鬼神亂乎俗禍福蠱心𡨚惚借口譬之妾媵且奪嫡故曰國將亡聽於神且其建祠塑象作法念咒為之拜祈之節祭祀之儀混男女倒晝夜匿盜藏姦又一大萃淵藪也言敬者偽也而本然之敬亡矣即此又可以見人之情惡匪修道之教也鮮不胥為禽獸老莊盖先見者也故其言曰禮者忠信之薄而道德之衰也而吾俗儒非之不知變不足與權者也權也者

用中之度聖人之所以成能又嘗為之檃括諸記之文相與錯綜而辨之記曰有畏而哭之有愛而哭之夫哭以宣哀情也其畏者偽也而且偽而為愛至終日號泣而淚不濡目如今婦女之祈祠進食打扇敬無不至又如呼號於岱山頂上女主之祠不翅喪乃考妣泰山固有配如衛南子之招搖市里乎其偽哭者祇以文奸真者要之亦貪爾皆偽也而其女主何嘗如執符契之責報施即此可以見情惡記又曰祭不欲數蓋知敗敬之道乎夫先王神道使人歲時得一再為社廟之見故或生敬若

厭見而習接之則褻者至矣褻則敗敗則禮樂盡廢今之淫祠則人人褻狎如兒女子之於鄙弱翁姑嘻笑淫戲鬼其饗之是敬狎皆偽也即此又可以見情惡根於性即又可以見性之不為全善故曰繼之者善也性不足以制情雖天下有修道之教吾恐後聖人亦將難之矣大抵世變江河今不可古故秦不得不變法法緣時而立者也後世之民敝民也為法三代之上或當先德禮三代之下當並先乎刑政矣刑政根於德教而後民知敬上敬

上然後人知敬神畏天盖民多貧貧則益智詐智詐結而神可以變亂是非所謂不待教之誅是故匪刑則教不可入

黄叔度二誣辯　徐應雷

黄叔度言論風旨無所傳聞入明嘉靖之季崑山王舜華（名逵年、）有高才奇癖著天禄閣外史託於叔度以自鳴舜華為吾友孟肅之諸大父余猶及見其人知其著外史甚確自初出有纂入東漢文王舜華尚在而天下謂

外史出秘閣寔黄徽君著則後世曷從覈真贋乎叔度故無弦琴曷横加五弦七弦誣之也近復有温陵李氏著論曰牛醫兒一脈頗為害事甚至互相標榜目為顔子自謂既明且哲實則賊德而禍來學其視國家將傾諸賢就戮上之不能如孫登之汚埋次之不能如皇甫規之不與下之不能興狐兔之悲方且沾沾自喜因同志之死以為名高是誠何忍哉此鄉愿之學不可以不早辨也噫此李氏有激而言也李氏嘗曰世固有有激

而言者不必說盡道理明知是說不得然安可無此議論乎李氏盖激於鄉原之與世浮沉也而移色於叔度竟不考諸史傳詳叔度之始末按朱子綱目於漢安帝延光元年冬書汝南黄憲卒當是時天下無黨人又四十五年為桓帝延熹九年捕司隷校尉李膺太僕杜密部黨二百餘人下獄遂策免太尉蕃永康元年六月赦黨人歸田里又三年為靈帝建寧二年冬十月復治鉤黨殺前司隷校尉李膺等百餘人史冊之章明較著如

此計諸賢之就戮去黄憲卒已四十有八年矣夫諸賢之最激烈者莫若膺與滂膺且死曰吾年已六十滂之死年三十三溯黄憲卒之年李膺年十三范滂正未生故曰當是時天下無黨人盖憲卒之十有六年而滂始生憲卒之三十有八年為延熹二年而膺以河南尹按宛陵大姓羊元羣始與時忤又七年而黨事起則黨人之禍於憲何與哉憲雖大賢安能救諸賢之就戮於身後之四十有八年耶豈謂當憲之時黨人有兆李膺雖幼

而有長於膺者范滂雖未生而有先滂生多年者叔度曷不化誨之使不及於禍耶噫即使叔度與諸賢皆同時自孔子不能改一子路之行行以善其死而何以鈎黨百餘人責一叔度也豈謂不能維持國事使吾身没四十年之後刑戮不加于善人耶則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而何以責不就徵辟之一布衣也是故叔度之隤然處順淵乎似道無異孫登之默何以曰不能如孫登之汚埋當叔度之生存尚未有黨人之名何以曰不能

如皇甫規之不與諸賢未至於就戮何以曰不能興狐兔之悲又何以曰其視國家將傾諸賢就戮方且沾沾自喜因同志之死以為名高李氏之輕於持論如此不亦無上事而唾罵名賢盛德乎哉且叔度之為顏子為千頃波蓋諸賢之目叔度不聞叔度之目諸賢也何嘗互相標榜叔度稍以言論自見則為郭林宗叔度不死遭亂則必為申屠蟠總之必能保身何嘗自謂既明且哲夫以李膺之簡亢獨以荀淑為師乃牛醫兒年十四

荀公一見竦然異之曰子吾之師表也以戴良之才高倨傲自謂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獨步天下無與爲偶而見叔度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叔度蓋易之所謂龍德耶何以曰賊德而禍來學曰此鄉原之學也且李氏既惡鄉原矣顧於胡廣馮道有取焉何也蓋李氏奇人盛氣喜事而不能無事以濟世爲賢而不以遯世爲高故喜稱胡廣之中庸馮道之長樂絕不喜叔度之無事今李氏書方盛行於世恐覧者不察也余

故以綱目之大書特書者辯之雖然千頃汪汪萬古如斯澄之淆之河海不知余固辯乎其所不必辯而卒不能已於辨也

周公不殺兄辯　祁敬

是非淆亂起於庸俗人之訛言而成於鄙儒之泥古好信周公殺管叔千古訛言大謬也尚書金縢之篇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告我先王蔡仲之

命曰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經義本屬明顯易解不必臆斷為大辟之辟自漢儒誤解金縢我之弗辟為刑辟孔書承訛撰蔡仲之命謂周公以流言致辟管叔而緣飾於左傳子產放游楚問於游吉對曰周公殺管叔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夫左傳假托丘明虛誕非一事猶汲冢書謂益干啟位太甲殺伊尹武丁殺王季舜臣堯瞽瞍朝舜禹德衰孔子主癰疽之類好事橫議從來多有左傳與孔書轉相蒙蔽而世儒誤以金縢東為東征引詩東山

附合大誥為討管叔朱元晦解詩遂云周公東征二年得管叔誅之作鴟鴞貽王承襲殺兄之謬以金縢罪人斯得為公得管叔所由誤也今按金縢公居東為流言避位也詩東山則成王悔悟迎公歸而公奉王東征也時管叔已死而紂子在東方五十國挾紂子叛故東征討鴟鴞釋取子之恨也三年而後事竣故詩曰自我不見於今三年孟子云周公伐奄三年討其君即此行也金縢記公居東二年耳與東征異管叔死於公居東之二年故曰罪人

斯得非謂周公居東即討管叔也但言罪人斯得不言罪人叛亦不言王師討罪人蓋王與二公以計得之猶後世雲夢縛韓信千金購羽頭之類耳公不知知亦不能止當時所得惟二叔然禍實由武庚故公怨鴟鴞而不罪兄不怨王但怨首禍者所以傷二叔也豈公自殺兄而反怨鴟鴞乎殺叔者成王也無王命誰敢殺之公無如王何但斥鴟鴞故金縢謂王未敢誚公王亦知公怨己而但不敢誚讓耳及其感悟迎公公歸乃大誥天

下東征專為討紂子武庚伐奄平五十國故作大誥豈
兄弟鬩牆至播告天下乎今其詞具在曰有大艱於西
土我西土人亦不靜又曰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
其勸弗救又曰惟大艱人誕鄰胥伐於厥室皆怨紂子
誅誤二叔也及康叔東封又告曰勿或刑人殺人勿或
劓刵人又曰弟弗念天顯兄亦不念鞠子哀又曰小臣
諸節别播敷瘝厥君汝乃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
不能厥家人於無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不寛綽厥

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於立政曰孺子王矣其勿誤於庶
獄凡諸告辭悽楚伊鬱皆深有懲於兄之死而怨王之
卒殺也故余於解詩書特詳之世儒未達謂金縢大誥
難解彼既以金縢居東為東征大誥為討管叔則事辭
踳戾甚矣難解又何怪乎再觀公之繫易也追思文考
蒙難與己遭讒正同於坎離中孚小過爻象情見乎辭
蓋周本火德坎水為難故坎初象管叔二象公三象武
庚四象二公五象成王六象東征離初二象箕微三象

紂子四象管叔五象成王上象東征中孚初象育子二象監殷三象流言四象公避東五象王悔悟上象黜殷小過初象武庚二象公三象管叔四象蔡叔五象成王與二公上象二叔九五爻辭即用文考小畜之彖辭而曰公弋彼在穴在穴者同氣之象也取子由於鴟鴞而關弓則二公與王也不能射鴟鴞於高墉而取黄口於在穴在穴者即恩育之子也其辭苦其情微余於閒易詳之世儒反以為大義滅親夫非大義則已豈有滅親

而可為大義者乎口舌相侵風聞曖昧雖中傷不過亡公一冢宰而汲汲渫雪八議不分推刃同氣其殘鷙不反甚於鴟鴞乎必如左傳云王室之故夫二叔流言未嘗顯然稱兵犯王室也何遽討之公討必請於王王惑流言請必不許不請而討其惟莽操耳公不請而行為避位也故曰我之弗避無以告我先王原未請討既未討何緣得罪人公居東二叔亦在東二年之内成王疑公轉深殷頑不殄多士多方非盡二叔為梗也五十國

皆叛二叔且奈何易云飛鳥以凶不可如何正此謂耳
但二叔不靖如蝮蛇在手不暇愛腕此王與二公之意
公在東二公在内機事隱密出其不意取罪人如磔鼠
公焉得而止之此鴟鴞所以作而世儒反謂公殺叔豈
不究乎司馬遷作伯夷傳曰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
六藝詩書雖缺虞夏之文可知今詩書有明徵還以証
詩書聖心昭如日星還以誣聖人終古夢夢誦詩讀書
而不知其人尚論所以難也孟子曰規矩方圓之至聖

人人倫之至無人倫何以為聖人小儒誦甲子問周公皆知其為聖人大儒通六籍語周公殺兄皆箝口不辨良心死公道滅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今謂聖人殺兄則心疑疑而竟不察誣聖人何其決也謂無是事則心安安而竟以為疑信訛言何其堅也甚矣人情之難曉也余已解經又為之辯

明文海卷一百十七

明文海卷一百十八

餘姚黄宗羲編

辯九

昏禮辨 陳確

新婦初見

樸庵叔為綺思昏新婦見欲先昭華叔祖辭曰先親者於是先爾宣叔祖他日以問確曰禮與曰禮幼先長可乎曰幼先長非禮也疏先戚亦非禮也故禮之悖於古者未有能善者也古者

新婦三日而後見廟見舅姑而後會宗戚鄉黨僚友則何先長先戚之嫌之有吾拜吾父母而後受子婦之拜也禮與曰拜父母是也而受子婦之拜非也曾為父母而不得受子婦之拜與曰非不得受子婦之拜也而分祖父母父母拜之不可也且吾叔所謂受子婦之拜者南面者耶坐耶否耶曰柰何為父母受子婦之拜而不南面坐也曰此確所以為必不可者也禮父母在人子坐不中席新婦見是教禮之始也而先以非禮示之可乎祖父母在新婦見祖父母南面坐父母拜而左右侍命之坐

然後坐而後新婦拜而饋食焉何分祖父母父母之有有授之者乎未有所受也然則子何以知之以廟中之位知之無祖父母之父母猶别子之祖南面焉可也有祖父母之父母猶繼别之宗昭穆焉可也推而上之雖高曽咸在焉禮未有易此者以家無二南面焉者也若見於私寢雖先舅姑可舅姑又率之以見於祖父母中堂則否凡新婦初見必中堂

喪禮辯微　陳確

弔者之不飲酒食肉也從孝子水漿不入於口推之也

不然則儉孝子之不送客也從朝夕苫塊推之也不然則慢去年張尹來有父喪確弔之而出尹來送確辭曰非禮也尹來曰敢問孝子之必不送客何義也曰孝子之守親喪也寢於斯哭泣於斯杖而後能起曾不能離此苫塊之咫尺也則何忍以客故奪之也故不送也且孝子之不送客也非不送客也有代之送者也雖不送客庸非禮歟今之孝子則不然他日則無所不至及客以吾親故來弔反畏足不出門而又無代之送者而曰

吾將以行禮也則失其義矣尹來泣而謝曰然友不孝嘗以無僕役躬出市買物矣敢不送客於是遂送客至河滸茍孝子之未能食粥也雖列饌以羞賔可也未能朝夕不離喪次也雖送客可也然則子之出弔而必不用酒肉何也曰弔者亦有一日之喪而不能忍歟且吾亦何遑逆孝子之必不以禮自持也

答翼兒不脫衰問

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脫齊衰而入見君子以為禮今翼

有大功之喪而素服出問疾夫子何罪之深也曰吾未見子有功之喪也翼曰何哉夫子之出此言夫蓋君子之居喪有內服有外服外服衰經之謂也內服非衰經之謂也古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悲哀不忘於心食粥寢苫便已者而無敢徇焉故雖不便於人者而弗違顧焉衰而見不亦可乎今之學者惟知恕其不便於己者而不知恕其不便於人者故不可也吾見子之飲酒矣寢於內矣無功之喪亦已久矣而曰何哉夫子之出斯言

也

蟜固能守禮議

脱衰於私門非禮也不脱衰而見遂可以為禮乎哭武子非情也倚門而歌可以為情乎記者蓋交譏之君子不見亦不歌昔者吾邑之故諸生之見邑長以揭帖後之守禮者執用剌確曰用剌正矣雖然不若不見之更為正也禮三年之喪無外事曾子齊衰而弔友君子猶或非之况齊衰而問疾乎雜記疏衰三年之喪既葬人

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權臣之門豈少問疾者雖無親喪不入可也註美其能守禮非

黜佛事辯

石丈之母之喪潮生為相而黜佛事爰立疑之曰母生而好佛死而黜之事死如生之道然與曰然喪者之有相也知有禮焉耳禮所有者行之所無者弗之行也雖孝子不得過而問焉且子以查母之好佛為是耶非耶非也而為人子未能勸止猶不免非道事親之譏况母

既死矣而又無成命而又託於母以爲之是益其過而已矣今雖有儒者生而好學不聞死而又使人誦書以樂之也况佛事之誕妄者乎且母之好佛非真好之也惑於浮屠家言而姑聽從之也云耳使知其非道焉則弗好之矣故惑之與正之二者功罪之相去遠矣生而順之未能喻親於道死而黜之使母得正其終雖使人子斷行之吾猶以爲孝也而况相者之志乎

喪服妄議

父在而其子有母之喪非母之喪也妻之喪而已矣祖在而其孫有父之喪非父之喪也子之喪而已矣期而除之無終三年之服焉禮也禮君子不奪人之喪而奪其子與孫之喪乎曰其子與孫之服除外不除內三年之中不昏不宦飲食寢處無敢越於喪制憂戚之勿忘焉何奪人喪之有故母服之同父服非禮也生母之同適母謂庶子為所生母非之非者也失禮甚矣況庶母而杖期何居

嫡庶議

春秋之義甚嚴嫡庶蓋君臣父子夫婦之倫於是焉係嫡庶亂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亦亂故明主重之迨乎後王全以私情紲公義推已及物俾大夫士庶並得爲生母行三年喪至於今不易不亦異哉夫私情之不可以紲公義久矣故以情則生母之恩遠過嫡母豈惟同焉而已以分則嫡母之尊遠過生母豈惟不同焉而已故庶母謂嫡母主母謂父主君尊卑之分截然

今而同之亂倫蔑理莫此為甚必欲遵時王之制為生母行三年之喪者確亦有說以處此曰可行之於身不可行之於家雖可行之於家（謂庶長子而無父與嫡母者）不可行之於鄉黨（死不訃葬不告期不當開喪如父與嫡母之喪）雖時王之制君在不聞為太子之母妃喪況大夫士庶乎正其為母後然後可正其為母之喪妃之子為天子必尊其所生妃為太后故薨則為太后之喪當其為妃雖太子之貴不能使天下喪之也士庶之母妾則終妾婢則終婢已耳孰尊之

而孰喪之喪之實在身親喪固所自盡其名在家國天下王喪天下如喪考妣諸侯行之於國大夫行之於家喪之實在心其名在功期三年

不用浮屠

伊川先生家治喪不用浮屠在雒亦有一二人家化之令吾鄉之不用浮屠者何翅一二家要有其本非止不用浮屠已也子言喪禮之本與易寧戚非取不易也然戚尚矣得毋徼存矯飾而非用吾情者乎用吾情矣得毋一往而過幾於滅性乎不易猶可而易之反爲亂其

可乎是皆不可不察雖子言之猶三累而後至於中焉道固未可以一言盡也凡事盡然惟戒懼君子自得之耳若以用浮屠為非禮而即以不用浮屠為能盡禮則可笑矣譬之殺人為盜固未可而止於不殺人不為盜者亦豈遽有所可耶

為人後而復歸者為所後服議

吳良仲幼嘗與從兄仲木同為緑野後受田五百踰二十年矣而復辭之而歸其田以有仲木之為後故也所

後之母之喪衰仲問服於陳子陳子曰古未有言之者也雖然將退而就子之本服則不可必也其加服乎或曰先王之禮不可以妄有加也蓋服緦麻之本服而心喪三年焉耳陳子未有難之也既而思之曰皆非也必期年非加也降也本生之降服也何以知其必同本生之降服也易知也三年同則出反之降服亦同奚疑乎且夫父母之名不可以妄稱也亦不可以妄奪也故雖出為人後而於所生不敢曰伯叔父母曰族父母而必

曰本生父母則雖出而復歸而於所後亦不敢曰伯叔父母族父母而必曰嗣父母今之稱所後為嗣父母者非也推而遠之之詞也父母則父母耳何嗣之與有以為之後而復歸者之稱斯可矣同有父母之名名隆則服從而隆於期為己降矣而何功緦之可言苟本緦麻而緦麻之本無服而無服之亦可歟或曰何為而不可所生恩重故一降不再降謂以親兄弟之子為後者為本生固當期矣而一從再從與祖免以下之子為後者為本生服皆期而不逓降也所後恩輕歸則已絕矣雖逓降而至無服可矣陳子曰輕則何以為人後服服必

三年也重故也所生恩重所後義重且恩生義義亦生恩何輕重之有故正服皆三年降服皆期禮也雖先民未之嘗言焉有以知其必然也且是二者（謂兩降服）皆禮之變也惟變故為必不可變以節之又變之將不勝變（亦謂親兄弟及一從再從與祖同以下之異）故為人後者為所生期親期疏亦期（疏謂一再從而下）無可復降之道也後而復歸者為所後期親期疏亦期無可復降之道也

為人後者為生母服議（議者有謂人後不喪生母故論之）

禮為人後者為其私親皆降一等惟本生父母降服期心喪三年詳觀禮文仍是降而不降之意葢不得不降者義也降而不忍降者情也然禮所謂本生父母乃是嫡母繼母皆有為之三年者故降生母異是有有兄弟之生母有無兄弟之生母有兄弟之生母固本生降期之條不待言矣無兄弟之生母則非本生兄弟之母而為人後者之母也奚辭而不喪與古無為生母三年者有之自近代始前者不可考至朱子家禮儒者推為禮

義之宗八母圖生母固三年矣然猶齊衰而已耳迨洪
武五年竟改斬衰至於今莫更斯則禮之過厚者也雖
然禮所不許而情有不能已者人子猶思自盡焉況禮
之所許乎禮許之矣或所後父母皆在人子不能徑情
直行則殺其外文而死不訃葬不告期位不中堂可也
若夫三年之中不飲酒食肉不內寢不干進衣則外熟
布內生布哀戚之不忘焉此非所後之得制者也矧其
在所後父母之喪之後者乎王子有其母死而欲終喪

不得原之曰不得衣之也指之曰其母則固親之也盖雖壓於嫡母可曰非其母與故曰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一則曰其父母一則曰其母皆不待其辭之畢已使人惻然心動今雖為人後生母非其母而誰母與家禮庶子為其母三年為父後則降為父後降則為人後亦降不待言而可知也至洪武定制已無為父後降之文矣不為父後降亦必不為人後降不待言而可知也豈惟生母無降雖出母嫁母慈母養母乳母之服

亦皆無降也出母嫁母之不降一降不再降者也謂固已降期矣慈母養母乳母之不降無所疑故也盖不降本生父母則疑於並所後父母不降慈母養母乳母不疑於並所後父母即嫁女降父母而不降父母以上之義也慈母養母之恩則不能兼生而生母之恩實兼慈與養故慈母養母之視生母恩故已殺矣猶皆斬衰三年而不云為人後降况生母乎雖降期之本生父母有本生兄弟為之三年矣而為人後之仕者猶為之請假治喪三

年始補選豈惟父母雖伯叔兄弟之喪猶得請假況獨子之生母更莫之三年者乎故不降期固不可不喪而降期亦不可不喪豈惟三年期雖緦麻焉袒免焉猶不可以不喪也喪有無後無無主無五服之親則袒免以下者為之喪無族黨則友朋鄰里以為之喪今所生子在也而莫為之喪可乎予宣欲短喪猶見誅孔孟況不喪乎孔氏之不喪出母自白也始然不曰自白始而曰自子思始不忍言白始也今曰為人後之不喪生母自其

子某始忍言之乎不忍言之而忍為之乎其母元隨本生父居而未嘗就養其子者死則何如曰本生父主之斂於本生葬於本生子歸為位而終喪雖父死而迎養者亦反葬或其母雖生數子而皆為人後者宜何喪曰所養子喪皆不養則長者喪之可也長以下則仝本生降心喪三年斯不易之禮乎曰小子何敢言禮蓋推本時制而云然

或曰生母服議雖推本至情然禮無不降生母之文而

子創為此議無乃徇私情而害公理與曰何敢然也天下豈有離情之理耶凡僕所言皆參情與理之中而云耳夫為人後者非樂為人後也痛其無後故也故凡無後者皆天下之大痛也烏有謀人後而先絶所生之後之理乎夫不後吾父母而後伯叔父母此情之所不忍言也然吾父母多後而伯叔父母無後亦情之所不忍言也故不得已而分所後以後之故雖為人後而吾父母固有子矣惟生母則有子無子未可知之辭也未可

知則必為可知以一之曰有二子則降無二子則不降禮雖無明文焉有以知其必然也人情莫惜於無子尤莫惜於有子而無子禮諸姑及姊妹雖嫁無子者並不降不降諸姑姊妹之無子而反降所生母之有子而無子者與今雖不降生母而養於私喪祭於私（謂私室如私廟）事適母之禮焉何嫌於所後而云害公理乎所後先亡則歛於寢祭於寢同日祭於别室禮兄弟之子猶子也則兄弟之母猶母也適子衆子既皆為之杖期可謂非

其子其母與而必奪為人後之子而子之母之何與曰所謂有子之庶母杖期者惟其子之而母之故謂之有子之庶母也今必不許其子之而母之直一無子之父妾已耳尚得謂有子之庶母而杖期之乎夫禮循名而責實者也故奪其所生子則并奪其適子與衆子矣而復何庶母之有所謂禮權親疎輕重而為之制者也今且無言奪其適子與衆子也不降也即降矣不奪矣而庶母與生母孰親並朞與心喪三年之期孰重喪從其

所親親從其所重重從其所專一則必不於適子衆子而於其所生子矣況不降乎奪乎

或又曰子前議禮甚嚴嫡庶聞者快心今議生母之服而忽反之何也曰非所謂反也前議為君與父言今議為臣與子言故然也君主法以一臣民父主義以一妻子有不可茍徇者臣與子則兢兢惟禮法之守不敢過亦不敢不及安可同乎今學士大夫已事事從俗而於為人後者獨引古禮以絶其所生則不通矣蓋庶母之

嫌嫌於並嫡不嫌於並後今適母繼母在為生母固斬衰三年矣避為父後不避為人後今不為父後降矣不降並存之適父母而降兩亡之所後父母此禮之不近人情者故不容不議也葢子為人後猶女為人婦嫁女降父母而不降高曾祖父母又為兄弟姪之妻不降兄弟之為父後者不降又雖嫁而無夫與子者並不降則知雖為人後亦必有所不降凡禮無明文而可以意求者此類是也時制既重生母則就時言時有當然耳若

夫嫡庶之嚴在三代以上者此神聖之制作天造地設
豈容以私意增減其間如用之吾從古

明文海卷一百十八